



香港華夏教育機構

華夏 教育

第四十一期
二〇二六年四月

目錄

特稿

- 1 從兩會看我們的國家 梁振英

教育心法

- 3 痛失良師，永憶春風——輓陳師耀南教授 招祥麒
6 二十四節氣融入香港中學地理教學路徑探究
——以初中地理教學為例 陳紅方
9 腦電圖眼中的催眠是怎樣的？與禪修冥想有何共通之處？ 黃祖成
12 偉大數學家華羅庚給青年的三個啟發 周令軒
14 匯中西流，鑄嘉庚魂：培育心懷家國的少年擔當 任映菲
16 以數學為舟，承嘉庚精神：一位數學教師的育人實踐 何鎮匡
17 「把學生放進生命裏」——一位班主任的教學分享 許佳溢
19 以學習楷模及引導者的身份陪伴孩子們成長 丘家琦
21 「以學生為本」的教育理念 方霏兒
23 以愛滋養童心——踐行嘉庚精神的幼兒教育實踐者 鄒鳳
24 我當班主任的理念和實踐 楊思敏
26 *Reuniting Ethics and Economics: From Sen's Theory to Hong Kong's Teaching Practice* Lam Chun Hung

專題——建立和諧共融、滿溢學習氣氛的校園及教室

- 29 建立和諧共融、滿溢學習氣氛的校園及教室 杜毅妍
31 *Building a Classroom Where Everyone Belongs* Wan Sze Chan

教育觀察

- 33 拆解當代漢字三危機 彰顯中華文化生命力 胡少偉
35 模擬試大繁盛的背後——學校和出版社何時開始失能？ 吳曆恒
38 深化自評文化：從「做了甚麼」走向「做得有多好」
——結合優化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的實例分析 朱啟榮
41 國家「十五五」規劃的教育基本內容 戴希立 甄眉舒

交流協作

- 43 STEAM 教育融入中學數學教學的實施策略 招曉霞
45 積極有效師幼互動之提問的藝術 劉遐

拒詐防騙

- 47 女性反詐實踐之成效、困境與跨境協作路徑 劉慧慧

博古通今

- 50 《易》道廣大絕非卜筮之書，經傳一體同為修德典要 謝向榮

心畫心聲

- 52 春日遲遲且讀詩——聽王紅教授「春日讀詩」講座有感 陳佩琴

春日遲遲且讀詩

——聽王紅教授「春日讀詩」講座有感



陳佩琴

香島中學中文科教師

三月，有着淡蕩的春光。

感謝「招商局香港青年聯合會」為「香港少年作家班」的同學們在這個如詩般美好的季節，帶來一場由四川大學王紅教授主講的文學專題講座——「春日讀詩」。午後從講座回來，耳畔還縈繞着那些關於春天的句子。教授的聲音溫潤如玉，不疾不徐，聽着她的解說，整個人如浸潤在春風裏，內心泛起說不清、道不明的柔軟。

教授從「春日遲遲」講起，這四個字出自《詩經》，一在《豳風·七月》，一在《小雅·出車》。「春日遲遲，采芣苢」、「春日遲遲，卉木萋萋」，原來三千年前的先民，就已經懂得春天那種獨特的質感：日子被拉長了，陽光慢悠悠地落下來，萬物都在生長，卻不急著趕路。教授說，中國人對春天有深入骨髓的愛。我想，這「遲遲」二字，便是那份愛的起點，因為捨不得春天走，才覺得每一寸光陰都慢得讓人心疼。

春天是多麼值得期待呀！教授講到謝靈運的《登池上樓》，那位南朝詩人在病中夢見弟弟，醒來推窗，見池塘已生新草，脫口而出「池塘生春草」。教授笑說，你看，想到美少年就想到春天。是啊，春天不只是季節，它是生命最鮮活、最飽滿的樣子，是我們對一切美好事物的想像。



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王紅

然而春天也有伴隨遺憾的時候，崔護的《題都城南莊》，那個流傳千年的故事——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。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人們總想給它一個圓滿的結局，讓崔護娶下那女子。可教授卻說，千萬不要，崔是當時的名門大族，在門第觀念極強的唐代，一個頂級士族的子弟，不太可能娶一個鄉野女子為正妻，故那女子只能作妾，他們的婚姻未必幸福。這份遺憾，既是詩的遺憾，也是時代的遺憾。但正如教授所說，這首詩本身就很美，比任何故事都要美。詩，要像春天一樣，充滿可能性；人間事也該如此，不必把前因後果都弄清楚。留一點空白，留一點悵惘，才讓後人年年春天都想起那叢桃花，那個女子，那份說不清的情愫。

若說「人面不知何處去」是留下一份美的遺憾，那韋莊的「當時年少春衫薄」，便是七個字寫盡一生。我聽着聽着，忽然就想像出那樣一個畫面：年少時的韋莊，穿着薄薄的春衫，布料輕軟，被風一吹就貼在身上。騎馬經過斜橋，橋下流水潺潺，橋上少年意氣風發。那時候以為春天是永遠不會結束的，以為這樣的日子還有很多很多，多到可以揮霍，可以辜負，可以漫不經心地走過，頭也不回。

可春天是會結束的呀！等到白頭，真的再見花枝，也許是在某個異鄉的春日，也許是在流寓蜀中的晚年，也許只是路邊一株尋常的桃樹，開得正好。他站在那裏，看花，花不認識他；看春天，春天也不認識他。那一刻他才明白：春天年年都來，花年年都開，可是看花的人，早已經不是當年的那個了。所以「此度見花枝，白頭誓不歸」，不是不想回去，是知道回不去了。回不去長安，回不去洛陽，回不去那個騎馬倚斜橋的年紀，回不去那個春衫薄得能透出少年意氣的自己——聽着決絕，實則悲涼。教授如此說。

從韋莊的悲涼中緩過來，教授又帶我們進入豪放詞人的春愁之中。蘇軾寫楊花，把春天量化為二分塵土、一分流水，是對生命無常的精確計算；辛棄疾寫落花如十三女兒學繡，是對理想國度溫柔的想像；歐陽修問「知與誰同」，是對人世聚散透徹的了悟；王觀說「千萬和

春住」，是對所有還能有春天的人，最真誠的祝福。這些豪放的詩人們，他們的春天，似乎比任何人都遼闊；也正因为遼闊，當春天離開時，那份空蕩，也比任何人都深。

最後，講座在《春江花月夜》中落幕。王教授說，寫這首詩時，張若虛還很年輕。他生逢盛唐，天地廣闊，人生剛剛開始，沒有經歷過大苦大難，也沒有具體的傷痛。只是一個春天的夜晚，他在江邊散步，看着月色籠罩江面，忽然就想到了永遠——人生這麼短，宇宙那麼長。然後他問出那句千古之問：「江畔何人初見月？江

月何年初照人？」沒有人能回答，他自己也不能。他只是站在那裏，替所有人問了這個問題。「人生代代無窮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」，一代一代的人來了又去，江上的月亮卻年年都一樣。春天也是這樣的吧，千年前的春天，和今天我們經歷的春天，是同一個春天。可是看春天的人，換了一代又一代。

我想張若虛寫這首詩的時候，一定不知道，一千多年後，會有一個春天的上午，有一群人坐在一間課室裏，聽一位教授唸他的詩。他也不知道，我們這些人，也會像他一樣，在某個春天，為某件說不清的事，輕輕地感傷。



講座後的合照

今天，我們在春光裏讀詩，被這些詩打動，這大概就是王教授說的「深入骨髓的愛」。是啊！捨不得春天走，也捨不得那些和春天一起來、又和春天一起走的人和事。可是捨不得，又能怎樣呢？好在還有詩。好在還能在詩裏，一遍遍地，遇見那些春天，遇見那些人，遇見那個「春衫薄」的年輕的自己。

夜漸漸深了，就寫到這裏罷。

明天醒來，春天還在。

深切懷念本刊編委

胡維堯老師

彤管流芳

《華夏教育》月刊全體編委敬輓